

朝鲜汉字音止撮开口的层次与对应*

钱有用

[提要] 本文考察了16世纪朝鲜汉字音止撮开口三种读音 Λ 、i、ii 的分布情况,指出其基本反映的是中古晚期第一期的汉语音系,精、庄组个别字中的 i 或是更早期对音的遗留。本文还构拟了朝鲜汉字音止撮开口的对应过程,辨析了内源层次和外源层次,主张 Λ 并非直接借自汉语,而是内部音变的结果。

[关键词] 朝鲜汉字音 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止撮 层次

一 朝鲜汉字音止撮开口的音韵表现

中古汉语止撮开口在16世纪朝鲜汉字音中主要有三种读音:“·” Λ ^①、“|”i、“의”ii,兹依声类进行介绍。材料取自反映16世纪朝鲜汉字音的三部谚文注音字典:《训蒙字会》(叵山文库版,檀国大学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谚解千字文》(光州版,檀国大学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和《新增类合》(罗孙版,檀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②,以及伊藤智ゆき(2007)所附的《汉字音表》^③。表1整理了止撮开口精、庄组在朝鲜汉字音中的反映形式。若一字有多个注音,则一一注出,并在脚注中标明出处。下同。

表1 朝鲜汉字音止撮开口精、庄组的反映形式^④

声母	支	脂	之
精	紫髭资皆 ts Λ	姊资姿恣咨咨 ts Λ	子滋孳籽磁聶兹仔 ts Λ
清	此 tsh Λ 薊雌刺 ts Λ	次 tsh Λ	
从	飮疵 ts Λ 漬 ts Λ /tsi/tshi ^⑤	自瓷 ts Λ 齎 ts Λ /tsh Λ ^⑥	字特慈鷓鷃 ts Λ

* 本文承蒙麦耘、萧悦宁、邵磊等诸位师友指正。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① “·”在《训民正音》中的音值,学界一般记为 Λ (宣德五 1985; 이기문 1998; 伊藤智ゆき 2007)或 ν (郑仁甲 1998; 金基石 2003)。“·”字母现代朝鲜语已不用。《训民正音》制字解中说,“·舌缩而声深”“ \perp 与·同而口蹙”“ \perp 与·同而口张”。可见“·”不圆唇,比“ \perp a”开口度小,舌位介于“ \perp o、 \perp a”之间。本文将“·”记为 Λ 。

^② 《训蒙字会》(叵山文库版),成书于1527年;《谚解千字文》(光州版),成书于1575年;《新增类合》(罗孙版),成书于1576年。下文若无特别标明,均为此三者。

^③ 除上文提及的三部字典外,其他谚文注音出处文献的版本信息详见伊藤智ゆき(2007:7-40)。

^④ 表1未列入字形类推导致的误读:“梓滓”tsai类推自“宰”tsai,“齎”tsai类推自“斋”tsai(河野六郎 1979:481-482)。

^⑤ 渍:《新增类合》《小学谚解》为tshi;《翻译小学》为ts Λ 、tsi。

^⑥ 齎:《训蒙字会》(叵山文库版)为ts Λ ;《训蒙字会》(奎章阁版)为tsh Λ 。

心	玺赐撕鸱斯徙 s _Λ 厮 s _Λ /sii ^①	死四肆私驷 s _Λ	笱司鸞蘇丝思伺 s _Λ 菓 si 摠偲惹 sii
邪		咒 si	似耜祀饲祠词辞嗣似 s _Λ 寺 s _Λ /si ^②
庄			截 ts _Λ 鐸s _Λ 辘辘缙 tshii
初			厕 tsh _Λ /tshi ^③
崇			士事俟仕 s _Λ 柿 si
生	飏 sii 筵 s _Λ /sii ^④	师狮师 s _Λ	史 s _Λ 使 s _Λ /si ^⑤

表 1 中，止摄开口精、庄组主要反映为 Λ ，少数为 ii 或 i，其中 ii 只出现在支、之韵，脂韵未见。个别字在不同文献中记音不同，表现出 Λ 和 ii/i 的对立。

表 2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日母的反映形式

声母	支	脂	之
日	儿 z _Λ 尔迓 zi	穢二貳 zi	珥珥珥輻 zi 而 i 耳 zi/i ^⑥

表 2 显示，止摄开口日母一般反映为 i，仅“儿”z_Λ 例外。部分字读音为 i 或有 zi、i 两种注音。日母在 15 世纪朝鲜汉字音中音值是 z，16 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演变为零声母，i 反映的是音变后的读音。

表 3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章、知组的反映形式^⑦

声母	支	脂	之
章	纸咫肢枝摺樞支 tsi 卮 tshi	旨指砥脂枝至祗 tsi	址址趾痣志芝止之 tsi
昌	侈侈 tshi	瘞鴟 tshi	齿蚩帜炽嗤 tshi
禅	鋋匙氏是鼓 si	视 si	市闾时蒔埭侍恃 si
书	豕翅純施 si 弛 i	矢屎尸鸱薯 si	诗始试 si
船		示 si	
知	智蜘蛛 ti	致 thi	置 thi
彻	藜 tshi	絺 thi	痴耻 thi 祉 tsi
澄	池簏 ti 驰豸 thi	雉稚 thi 墀迟 ti	痔峙治值 thi 持 ti
娘		尼 ni	你 ni

表 3 中，止摄开口章、知组反映为 i。值得注意的是，知组在 16 世纪朝鲜汉字音中主要

① 厮：《训蒙字会》为 sii；《新增类合》《翻译小学》《小学谚解》《四法语谚解》为 s_Λ。

② 寺：《训蒙字会》《新增类合》《六祖法宝坛经谚解》《法华经谚解》《长寿经谚解》为 s_Λ；《翻译小学》《小学谚解》《简易辟瘟方》为 si。

③ 厕：《训蒙字会》《小学谚解》为 tshi；《新增类合》为 tsh_Λ。

④ 筵：《训蒙字会》为 sii；《新增类合》为 s_Λ。

⑤ 使：《新增类合》为 s_Λ、si；《谚解千字文》《法华经谚解》为 s_Λ；《翻译小学》《小学谚解》《论语谚解》为 si。

⑥ 耳：《训蒙字会》《六祖法宝坛经谚解》《论语谚解》为 zi；《小学谚解》《长寿经谚解》为 i；《翻译小学》为 zi、i。

⑦ 表 3 未列入字形类推导致的误读：“笞” th_Λi 类推自“台” th_Λi，“嗜” ki 可能类推自“鳍” ki (Qian 2018:103、132)。

为塞音，与精、庄、章组为擦音、塞擦音不同。

表4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帮组、端组、见组、影组、以母的反映形式

声母	支		脂		之	微
	3/3A ^①	3B	3/3A	3B	3	3
	i	ii/i	i	ii/i	ii/i	ii
帮	卑戾髀臂裨 pi	彼跛 phi 碑黑 pi	匕妣庇界比 pi 秕 phi	鄙譬秘闕悲 pi		
滂		铍披 phi	屁 phi 糞pi			
並	脾婢避 pi	被鞞髮疲皮 phi	鼻毳毳枇 pi 鉈臄 phi	圮 pii 备 pi		
明	猕靡弥弭瀾 mi	糜靡靡糜 mi		眉麋湄媚美 mi		
定			地 ti			
来	罍璃篱离离 li		履痢梨 li 利 ni ^②		鲤哩理里裏吏狸嫠 li 李 ni/li ^③	
见	枳 ki	倚羈寄 kii 虔 ki		肌冀饥覲 kii	箕基纪记 kii 姬 hii	机机机 鞮几饑既 kii
溪	企歧 ki	欷绮踦 kii	弃 ki	器 kii	起欺 kii	气岂 kii
群	歧 ki	踦骑奇 kii 技妓芟 ki	髻耆 ki	踦 kii	棋旗麒棋忌期 kii 其 ki 淇 kii/ki ^④	畿祈 kii
疑		蚁义仪宜议 ii		劓 ii	疑似 ii	毅 ii
影		椅倚 ii	蚬伊 i	懿 ii	意意医 ii	衣依 ii
晓		戏曦 hii			嬉禧喜 hii	希希 hii
以	匱橪彳迤 i		夷姨 i		苡颐饴怡苴异怡以 i	

表4显示，帮组、端组、以母反映为i。唇音的重组现象在个别字有体现，如“圮”pii。支、脂韵喉牙音重组A类为i，重组B类大部分为ii，少部分为i。之、微韵喉牙音为ii（例外：其ki）。

由表1-4可知，16世纪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三种读音*ʌ*、*i*、*ii*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精、庄组主流读音为*ʌ*，非主流读音为*i*、*ii*；日母为*i*（例外：儿*zʌ*）；章组、知组、帮组、端组、以母及支、脂韵喉牙音重组A类为*i*，支、脂韵喉牙音重组B类大部分字和之、微韵喉牙音为*ii*。

本文旨在考察以下两个问题：

① 3指普通三等，3A指重组A类，3B指重组B类。依音韵学界的习惯，重组三等称“B类”，重组四等称“A类”。

② 因“首音法则”，l-在词首会脱落或变为n-，故有li记为ni的情况。

③ 李：《训蒙字会》《六祖法宝坛经谚解》为ni；《翻译小学》《小学谚解》为ni、li。

④ 淇：《大学谚解》为kii、ki。

- 1)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读音反映了汉语什么时期的语音特点?
- 2) 汉语止摄开口如何在朝鲜汉字音中表现为 Λ 、i、ii 三种形式?

二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语音层次

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设“支思韵”，主要包括精、庄、章组及日母的止摄三等开口字，一般认为标志着汉语舌尖元音 η 的形成。为叙述方便，本文将“支思韵”形成之前的阶段称为“早期支思韵”。不少学者注意到朝鲜汉字音止摄精、庄组的 Λ 和“支思韵”之间的关系。在高本汉（2014）看来，高丽译音（即朝鲜汉字音）中的 Λ 反映了“早期支思韵”在唐朝业已出现。高本汉（2014:493）指出，“古代汉语的师 η （二等），私 η 之类的字，元音受声母的影响有一种奇怪的变化。它起初变成 η (η , η , η): η , η ，后来有些方言用别的元音替代它（看 490 页）。日本译音跟反切很确切的指出来在第六世纪时候这些字像在这几韵里其余的字一样元音仍旧是 η 。但是高丽译音跟安南译音显然的表现 $\eta > \eta$ ， $\eta > \eta$ 这个变化唐朝已经有了。”高本汉的说法比较笼统，下面细致观察支思韵的形成过程。

（一）支思韵的形成过程

《切韵》中止摄精组或庄组字的反切下字可以是其他声母止摄字。如，之韵“子”的反切是“即里”，“子”“里”同韵。玄应《一切经音义》和《晋书音义》也有类似现象。玄应《一切经音义》中“资”的反切是“子夷”和“姊私”，表明“资”和“私”都与“夷”同韵。《晋书音义》在“齐”的注解中说“齐资同韵”。到了中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中，止摄支脂之微韵完全合一。各种语音材料显示，中唐至五代支脂之微合流为 η （李新魁 1991:135-136；黄笑山 1995；麦耘 2012a）。止摄在中唐至五代时除了支脂之微的合并，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出现了“早期支思韵”。这里仿照麦耘（2012b）的提法，将精组声母的 η 称为“ η_1 ”，庄、章、知组声母的 η 称为“ η_2 ”。“ η_1 ”和“ η_2 ”只是音类的标识，不表示音值。

1. η_1 韵

η_1 最早可以从慧琳音切中找出线索。河野六郎（1979）注意到，慧琳音切中止摄开口精组字常用来作止摄精组字的反切下字，表明止摄精组当时可能已是单独一类，出现了向后世舌尖元音转向的萌芽。慧琳音切的这种表现到唐末五代愈加显著。五代朱翱的《说文解字系传》反切中，止摄精组字基本只用在止摄精组字的反切中。这显示止摄精组的元音和止摄其他声母的元音不同，标志着王力（1982a:216）所谓的“资思韵”的出现。麦耘（2012b）发现朱翱音切止摄开口精组字自切的比例是理论概率的 5.1 倍，认为 η_1 当时已存在。考虑到存在一些用非精组字作反切下字的例外，他推测当时有的字有 η_1 、 η 两读现象，或许有些字还未发生变化。

在北宋初年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中，“自思寺”列在一等，暗示舌尖元音 η 已经产生。另外，“妻子四日”放在同一栏目，表明这四个字的主元音相同。“子”和“四”后来变为 η 韵字，而“妻”字却没有改变，这说明宋初“子”和“四”还没有变读为 η ，或者说尚有 η 、 η 两读。

在《切韵指掌图》第十八图中，“兹雌慈思词紫此死兕恣戴自笱寺”列在第一栏，表明止摄精组的元音不是 η ，已然变为 η ，因此， η 的产生不晚于 12 世纪（王力 2004:159）。

2. i_2 韵

i_2 的端倪可以追溯到五代朱翱的《说文解字系传》反切。据麦耘 (2012b), 朱翱音切中止摄开口庄组字自切的比例是理论概率的 7.8 倍, 而章组字大量作他组字反切下字, 可见章组尚读 i , 未变为 i_2 。 i_2 出现的时间是在庄组和章组声母合流之前。朱翱音切中庄、章组仍大体能分, 证明当时 i_2 已存在。但像 i_1 一样, 尚不稳定, 未必所有字都已经有了新的读音, 即使已有新的读音, 也可能还处在两读阶段。

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中, 除支脂之微通用外, 齐韵平上去三声及去声之祭韵废韵亦均与以上四韵合用不分, 与今日汴洛语音最为相近, 当时已有 $\gamma\eta$ (周祖谟 1966)。朱熹《诗集传》中的叶音信息显示, 止摄精组变成了 γ , 而止摄庄组变成了 η 。《诗经·相鼠》“不死何俟”注:“叶羽己反”, 说明朱熹口语中,“俟”字已读为 η , 才有必要注上“叶羽己反”。同时, 有些庄组字可能有 η 、 i 两种读音, 而章组和知组的元音仍然是 i (王力 1982b:268)。

《切韵指掌图》将三等韵庄组字列于二等。对此, 麦耘 (2012a) 认为, 因为蟹摄三四等韵并入止摄, 其精组字占据了四等位置, 止摄精组字不得不列入一等, 便显出了 γ ; 蟹摄三等韵无庄组字, 止摄庄组没有位置冲突的问题, 所以没作特殊处理, η 就没显出来。《切韵指掌图》将这些字列于二等, 倒是暗示它们不是 i 了。

《蒙古字韵》将止摄精、庄组标记为 hi , 即 i (麦耘 2012a), 而章组仍然为 i 。在元代熊忠所编的《古今韵会举要》中, 齿头音和正齿音 (照二) 止摄字归同一韵, 而正齿音 (照三) 和半齿音字归于一韵。到了《中原音韵》中, 精、庄、章组及日母字都列在支思韵下。

综上所述, 支思韵发端于中唐, 首先是精组字后出现了 i_1 , 之后 i_2 开始在庄组出现, 到《中原音韵》时期扩散到章组和日母。表 5 总结了不同声母加入支思韵的序列, 加括号表示已出现先兆。

表 5 支思韵的发展历程

演变阶段	精组	庄组	章组	日母
《切韵》	-	-	-	-
慧琳音切	(+)	-	-	-
朱翱音切	+	+	-	-
《声音唱和图》	+	+	-	-
《切韵指掌图》	+	+	-	-
《蒙古字韵》	+	+	-	-
《中原音韵》	+	+	+	+

(二)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层次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 Λ 出现在精、庄组, 日母仅“儿” $z\Lambda$ 一字。有种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宋元时期的汉语语音。有坂秀世 (1936) 提出,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齿音字大部分读 Λ , 是借自 10 世纪北宋开封方言。이돈주 (1981) 主张《古今韵会举要》等中国韵书反映出汉语中古音止摄精、庄组经历了 $i > \bar{i}$ 的变化。朝鲜官修韵书《东国正韵》的编撰者为了反映这一区别, 将其注音为 Λ 。这种做法被《训蒙字会》等字书普遍采纳, 渐渐在朝鲜广为接受。郑仁甲 (1998) 认为,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 Λ 所体现的汉语语音阶段略晚于《切韵指掌图》,

早于《中原音韵》；他的根据是《切韵指掌图》中只有精组从四等变为一等，而《中原音韵》中照组、日母字也“支思化”了。신아사(2009:162-163)认为，“就音类和音值看，16世纪朝鲜字音中所反映的止摄字最接近于宋代和元代之北方方言的语音特点”。Qian(2018)也主张，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 Λ 反映的层次晚于唐代，早于明代，对应于宋元汉语。

主张 Λ 来自宋元汉语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韵图、韵书材料反映了某个现象不代表该现象彼时才开始出现，韵图、韵书材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另外，判断朝鲜汉字音止摄字的语音层次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声韵母的表现，将朝鲜汉字音作为一个整体。如果综合考虑相关声韵母的反映形式，会发现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对应层次可以定位到宋元以前。

首先，声母方面。第一，《切韵》中庄组既同二等韵相拼，也同三等韵相拼，章组则只跟三等韵相拼，两组在 $*-j-$ 介音前对立，而后来庄组三等 $*t_{sj}$ 演变为庄组二等 $*t_{sr}$ ，使得庄章两组失去对立，章组变为 $*t_{sj}$ ，填补了庄三留下的位置，庄章遂合并为照组。在中唐慧琳音切里庄、章两组分得很清楚，而在五代朱翱反切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相混的例子，浊音崇与禅、船相混，清音庄与章、初与昌、生与书有少数相混。唐末《守温韵学残卷》庄、章两组合为一组，至于北宋邵雍的《声音唱和图》，就完全将两组归为一组(麦耘 2012a)。朝鲜汉字音止摄庄组主流读音为 Λ ，章组为 i ，反映出源语言中庄、章两组尚未合流，与中唐慧琳音切一致，早于唐末《守温韵学残卷》音系。第二，邵雍《声音唱和图》把知组排在照组后面，不跟端组放在一起，显示出知组(除娘母外)有变为塞擦音的迹象(周祖谟 1966)。朝鲜汉字音知组为塞音，其反映的语音系统早于邵雍《声音唱和图》音系。

其次，韵母方面。唐末开始，止摄与蟹摄部分字合流。包括两方面：a. 蟹摄三、四等韵与止摄合流，三四等齐祭废韵同止摄日益接近；b. 蟹摄一等合口字与止摄合口字合流。朱翱反切在这两方面略有表现。邵雍《声音唱和图》中可见到 a ；在北宋中原韵辙中， a 已完成， b 还处在变化过程中。在《切韵指掌图》中，两者都完成了。可见这种变化始于五代，完成于北宋(麦耘 2012a)。朝鲜汉字音中，止摄开口读 Λ 、 i 、 ii ，蟹摄开口三、四等读 $i\text{ai}$ (部分唇音声母字读 i)；止摄合口读 iu 、 $u\text{ai}$ 、 ui (部分唇音声母字读 i)，蟹摄合口一等读 oi (唇音声母字读 Λi)。可见，朝鲜汉字音止摄尚未与蟹摄合流，与朱翱反切相似，早于邵雍《声音唱和图》所反映的语音。

综合上述几点，可以说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表现对应于中唐至五代间汉语的语音情况。参考麦耘(2012a)的分期方法，将南北朝到盛唐视为中古前期，中唐到北宋为中古晚期^①。中古晚期再分为两段：唐末以前为第一期，此后为第二期。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语音形式，基本反映的是中古晚期第一期的汉语音系。

三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 Λ 、 i 、 ii 的对应过程

(一) 早期支思韵的音值

关于支思韵的音值，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和现代普通话一样，是 $\gamma\text{ɿ}$ 。王力(1985)将晚唐以来的精、庄组止摄支思韵的韵母构拟为舌尖元音 $\gamma\text{ɿ}$ 。但陆志韦(1946)

^① 关于中古音分期有其他不同意见。如，张渭毅(2002)将魏晋归为中古早期，将隋中唐归为中古晚期。考虑到盛唐到中唐之间语音发生了大量的变化，以盛唐至中唐作为分界，可以更明晰地确定朝鲜汉字音的时代属性，故本文采用麦耘(2012a)的分期。

将《中原音韵》的支思韵构拟为 \ddot{i} ，认为 \ddot{i} 是介于 $\gamma\ddot{u}$ 和 i/\ddot{o} 之间的音，这不是实在的舌尖音，而只是借用 \ddot{i} 的符号而已。麦耘（1991）认为，作为舌尖前音声母的精组，把 i 韵母同化为舌尖前音韵母是很自然的事，主张支思韵的韵母就是 γ 和 \ddot{u} 。

金有景（1998）指出，《切韵指掌图》中与“兹雌慈思词”相配的德韵字“则贼塞”用来匹配支脂之韵 \ddot{o} ，还配臻痕韵 \ddot{on} 、尤侯韵 \ddot{ou} 和蒸登韵 $\ddot{e}\eta$ 等，主张支思韵的韵母可能是央元音 \ddot{o} ，而舌尖元音的产生要迟至清代。李无未、李红（2010）不同意金有景（1998）的分析，认为依金有景（1998）之说，会形成 $i-\ddot{o}-\gamma\ddot{u}$ 的发展线路，舌位由高到低，再到更高，这样的发展脉络从音理上看不尽合理。麦耘（2012b）认为，“则贼塞”等字确不会是 γ ，其元音大概跟今天差不多，可以拟为 $*\ddot{o}$ （实际读音也许是较高的 \ddot{y} ）。如果按音位化的写法，可以把 γ 和 \ddot{y} 都写成 i ，则两者是可以相配的。

在高本汉（2014:493）调查的字音材料中，止摄开口精、庄组在官话方言、上海、温州、客家、广州等方言中读舌尖元音 $\gamma\ddot{u}$ ，在汕头读 u 或 i ，在福州读 y 、 $\ddot{e}y$ 、 ei （支韵为 ie ），在日本吴音、汉音中读 i ，在安南音（即越南汉字音）中多数读 u ，少数读 i 。据沼本克明（1986:275），止摄开口齿音字在日本宋音中有一部分为 u ，如支韵：此雌 su ；脂韵：四死私师 su 、自 zu ；之韵：子思 su 、慈字事 zu 。早期支思韵在日本宋音中是 u （近似不圆唇的 u ），在越南汉字音中是 u ，显示早期支思韵可能是 $\gamma\ddot{u}$ 或 $u^{\text{①}}$ 之类的音。从各项材料来看，早期支思韵应该是舌尖元音或与舌尖元音接近的音，可记作 \ddot{i} 。

（二）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 Λ 的对应过程

1. 精、庄组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精、庄组主流形式为 Λ ，和早期支思韵读音相差甚远。比起 Λ ，用 \ddot{i} 对应显然更合适。实际上，在 16 世纪谚文注音材料中，支思韵就是用 \ddot{i} 来转写的。如，《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的谚文对音，代表了 16 世纪前期汉语北方音。其中，支思韵字如“资孳子仔紫字自师狮诗施时”的韵母一律对应为 \ddot{i} （胡明扬 1963）。在 17-18 世纪朝鲜对音材料《译语类解》《朴通事新释谚解》中，精、庄组支思韵即用 \ddot{i} 来标记（蔡瑛纯 2002:214-216）。黄胤锡《理薺新编》卷二十记载了当时朝鲜使用的一些近代汉语借词，其中“子事”的韵母记为 \ddot{i} ，如“帖子” $\text{티즈 } \text{thi}\ddot{u} \text{ tsi}$ 、“家事” $\text{가스 } \text{kia } \text{si}$ （소열녕 2014）。

既然 16-18 世纪谚文对音材料中是用 \ddot{i} 来转写当时汉语的支思韵，那么为何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精、庄组主流形式为 Λ ，而非 \ddot{i} ？Pulleyblank（1984）推测，借入汉字音时朝鲜语可能还没有 \ddot{i} ，所以没有对应为 \ddot{i} 。但据 이기문（1998），朝鲜语从古代朝鲜语阶段（统一新罗末以前）到现代都有 \ddot{i} 音位。而且，朝鲜汉字音有 ii 、 ik 、 il 、 ip 、 ij 、 in 等形式，借入当时应该已存在 \ddot{i} 。

有的学者认为朝鲜汉字音止摄精、庄组的 Λ 来自汉语上古音。박병채（1971）据高本汉的上古音构拟，认为朝鲜汉字音止摄精、庄组的 Λ 反映的是上古汉语支韵 $*-j\ddot{e}g(-j\ddot{e}i)$ 、脂韵 $*-j\ddot{e}d(-j\ddot{e}i)$ 、之韵 $*-j\ddot{a}g(-j\ddot{a}i)$ 中的 \ddot{o} 。对应时，介音被齿音声母吸收，韵尾 $-i$ 由于弱化变得极其微弱，因而韵腹对应为 Λ 。 Λ 来自汉语上古音这种解释会遭遇质疑：首先，这种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高本汉的上古音构拟，如果高本汉拟音有误，则推论的合理性难免受到影响（이기문

① 王弘治（2012）认为从晚唐到明代止摄开口精组字韵母元音经历了 $i > u$ 央化的过程，并渐次扩散至庄组、章组和日母，至元代《中原音韵》形成支思韵的格局。

1981)。其次,如果是上古音的遗留,则应该可以找到其他的平行例证,没有理由唯独止摄精、庄组字的读音得到保留。《三国史记》收录的百济地名中,“热也山”又名“尼山”,“进仍乙”又名“进乃”,日母字“热”与娘母字“尼”对应,日母字“仍”与泥母字“乃”对应,证明日母字在百济汉字音中带有鼻音性(엄익상 2015)。如果“儿”z Λ 借自汉语上古音,则声母应保留日母在上古阶段的鼻音性。第三,中古止摄在上古属于微、脂、歌、之、支、幽、物、质、职、锡、屋、月等12部,朝鲜汉字音止摄的状况和上古韵部归属完全不一致,朝鲜汉字音止摄字的归类明显与中古音一致(신아사 2009)。

河野六郎(1979)将慧琳音切止摄开口精、庄组的读音拟作* ɲi (此拟音中的 ɲ 是舌尖元音 ɲ 加上置于下方的拱形符),认为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精、庄组的 Λ 反映了* ɲi 失去韵尾 $-\text{i}$ 的阶段,精、庄组的 ii 反映了韵尾 $-\text{i}$ 还未消失的阶段, ii 是比 Λ 更早的层次。对河野六郎的分析,可以提出以下疑问:慧琳音切止摄开口精、庄组的读音是否为* ɲi ?回顾止摄从《切韵》到中古后期的变化过程,止摄开口的趋势是合并为 i 。各种语音材料显示,中唐至五代时,支脂之微开口合流为 i (李新魁 1991:135-136;黄笑山 1995;麦耘 2012a)。唐代的藏汉对音中,支脂之三韵基本合流为 i (罗常培 1933;高田时雄 1988)。黄淬伯(2010:66)将唐代关中方言支脂之微四韵合成一韵,将开口韵拟为* i ,内分两类: ii 和 i 。刘广和(1991)分析了不空的梵汉对音,发现支脂之微四个韵系的韵母都用来对应 i ,认为八世纪长安音中支脂之开口合流为 i 。储泰松(2005:174)根据四部经文中的密咒对音,分析了唐五代关中僧人的梵汉对音,发现止摄主要对 i 或 i ,也认为当时关中音止摄是 i 。

伊藤智ゆき(2007)认为,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是齿音声母后的插入元音。她指出,在用婆罗米字母(Brahmī)标记汉语的材料中,转写止摄精、庄组时后面会出现 z ,当时汉语的发音类似于 z ,即摩擦非常强的辅音性元音。她认为,这种精、庄组字与其说是“辅音+元音”的音节,不如说是 tsz 、 sz 这种只有辅音的组合,这里的“·”反映了这种情况下插入元音的作用。

如伊藤智ゆき(2007)所言,舌尖元音确实带比较强的摩擦。汉语的舌尖元音本质上是擦化元音(fricative vowel),是成音节的擦音。舌尖元音其实是前面辅音声母擦音部分的延伸,具有摩擦的特点(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314)。从音理上说, $\text{i} > \text{ɲ}$ 可能是先经过擦化的阶段 i^{z} ,舌尖化可能在擦化之后($\text{i} > \text{i}^{\text{z}} > \text{ɲ}$)(朱晓农 2004)。但伊藤智ゆき(2007)主张 tsz 、 sz 后会插入“·”,这一点我们认为值得怀疑。崔世珍在《四声通解》中说明:“如‘资’ㄷ字呼为 z ,‘知’ㄷ字呼为 z ……三韵内齿音诸字初呼口舌不变而以 Δ 为终声,然后可尽其妙……牙音唇音则否。”《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第九条“支纸置”韵也有类似的说明:“‘资’字音 z ……韵内齿音诸字口舌不变,故以 Δ 为终声,然后可尽其妙。”这里用“ Δ ” z 作为“资、知、资”的韵尾,正是为了突出支思韵元音的摩擦性,但精组后的元音是“一” i ,知组后的元音是“ㄷ” i 。

伊藤智ゆき(2007)提到,平山久雄曾向她指出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来源可能是: tsz 、 sz 音节在发音最后气力变弱,末尾伴有弱的 ə ,因此对应时古代朝鲜人把它当成了主元音。这种解释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思路,但从《四声通解》《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的注音及朝鲜语的近代汉语借词来看,尚缺乏证据支持。

申祐先(2017)主张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 ii 为唐代层, Λ 为五代层。她认为,从汉语方言的表现及近代韵书的韵部规范来看,止摄开口齿音字可能遵循 $\text{i} > \text{əi} > \text{ə} > \text{ɲ}$ 的演变过

程,其范围以精、庄、章、知的顺序扩大。16世纪朝鲜汉字音中的 Λ 在古代朝鲜语中是 ə ,朝鲜汉字音精组读 ə 、庄组读 ə/i 正好反映汉语精组完成演变而庄组开始加入此音变的阶段,而当时汉语止摄开口的音值接近于央元音 ə 。对于申祐先(2017)提出的止摄开口齿音字的演变过程,我们表示怀疑。 i 元音低化为 ə ,然后又高化为舌尖元音,这种演变路径比较罕见。上文已指出,从各项材料来看,早期支思韵是舌尖元音或类似读音,是 ə 的可能性不大。

无论是谚文对近代汉语的注音材料、朝鲜语的近代汉语借词,还是日本宋音、越南汉字音的反映形式,都暗示朝鲜语最适合对应早期支思韵的音是 i ,但奇怪的是,16世纪朝鲜汉字音中止摄开口精、庄组的主流形式是 Λ 。对此,本文的假设是朝鲜汉字音的早期对应形式是 i ,后来音变为 Λ 。在朝鲜汉字音内部可以找到 $\text{i} > \Lambda$ 的痕迹。中古音后期,蒸(职)、真(质)、臻(栳)^①、侵(缉)韵与止摄各韵平行。表6整理了这些韵精、庄组及日母在朝鲜汉字音中的反映形式。限于篇幅,有些音类例字太多,不一一罗列,仅举数例作为参考。

表6 朝鲜汉字音止摄与平行韵类精、庄组及日母的反映形式

声母	止摄	蒸(职)	真(质)	臻(栳)	侵(缉)
精组	渍 tshi/tsi 藁兕寺 si		进 tsin 亲 tshin 信 sin 七 tshil 疾 tsil 悉 sil		浸寢侵 tshim 藁心寻 sim
	姊资 ts Λ 次 tsh Λ 赐斯 s Λ 厮总恁惹 sii	甌缙 tsij 鲫即 tsik	膝 sil		缉辑 tsip 习袭 sip
	厕 tshi 柿使 si			臻 tsin 椽 tshin	
庄组	蔽 ts Λ 师狮蚶 s Λ 辐缙 tshii 篋酬 sii	仄侧测恻 tshik 昃 tsh Λ ik 穉嗇色 s Λ ik		黻 tshin 栳 tsil 瑟虱 sil	戢戢 tsip 涩 sip 簪涔栳 ts Λ m 潜 tsh Λ m 蓼森 s Λ m
	日母	槭二贰 zi 儿 z Λ	仍 ij	刃刃仁人 zin 日 zil	任妊 zim 经 im 入 ip

从表6可以观察到:

- 1) 止摄精、庄组及日母的 i 与平行韵中的 ij 、 in 、 il 、 im 、 ip 相配。平行韵精、庄组有 ij 、 ik 、 in 、 il 、 ip ,但止摄精、庄组没有 i 与之相配。
- 2) 止摄精组、日母的 Λ 在平行韵中没有出现。止摄庄组的 Λ 与侵韵 Λm 相配。
- 3) i 出现在 $-\text{i}$ 、 $-\text{k}$ 、 $-\text{l}$ 、 $-\text{p}$ 、 $-\text{ŋ}$ 、 $-\text{n}$ 韵尾之前,但不单独出现在齿音声母后。 Λ 出现在 $-\text{m}$ 、 $-\text{ik}$ 韵尾之前,或在齿音声母后收尾。 i 和 Λ 在音节配置上呈互补分布,如表7所示:

表7 朝鲜汉字音齿音声母后 i 和 Λ 的分布情况

i	ii	ik	il	ip	ij	in	im	iik
-	厮 sii 鲫 tsik	瑟 sil	辑 tsip	证 tsij	衬 tshin	-	-	-
Λ	Λi	Λk	Λl	Λp	$\Lambda\text{ŋ}$	Λn	Λm	Λik
子 ts Λ	-	-	-	-	-	-	簪 ts Λ m	色 s Λ ik

^① 中古汉语真韵与臻韵互补,臻韵只出现在庄组字之后,真韵出现在其他声母之后。当真韵的 $-\text{in}$ 出现在卷舌声母庄组后面时,发音部位稍开稍后,发出 $-\text{m}$ 之类的音(潘悟云、张洪明 2013)。

表 6 中, 庄组侵韵为 Δm , 但对应的入声韵缉韵为 ip 。庄组职韵有两种读音: ik 和 Δik , 两者无明显分化规则, 也无法用字形类推来解释。侵(缉)韵和职韵的庄组在《韵镜》中列于二等。蒸、真、侵诸韵系的韵腹在中古后期为 $*ə$ (麦耘 2009)。从汉语音韵史看, 朝鲜汉字音侵韵庄组的 Δm 和职韵庄组的 Δik , 可以解释为源语言中部分字音演变较快, Δm 和 Δik 反映了新的形式。但止摄精、庄组的 Δ 无法从中古音的演变中找到线索,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Δ 为 i 演变的结果。

从音理上看, i 变为 Δ 可能经历了高元音后显裂化的过程。高元音后显裂化, 即增生一个后滑音, 如 $\gamma > \gammaə$ 或 $u > uə$, 是由于调音器官回复发音初始状态而造成的。后显裂化见于吴语西南部的处衢片、徽语, 例: [松阳] γ^0 : 租脂醋死自字; [江山、广丰、开化] $\gammaə$: 脐资知子瓷词字似自私死赐; [遂昌] $\gammaə$: 私丝紫死师瓷慈词自字; [徽语淳安] $\gammaə$: 子刺事(朱晓农 2004)。出现后显裂化是由于“时间错配”(同时为了省力), 维持高元音到后来稍一松劲而发声依然未停, 就拖上一个向中央滑动的滑音, 也就是回归发音的初始状态(朱晓农 2004)。

先前研究大多认为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 Δ 是直接借自汉语的外源层次, 试图从汉语音和 Δ 之间寻找对应关系。但 Δ 到底是内源层次, 还是外源层次? 潘悟云(2006)指出, 区别内源性与外源性历史层次的主要标准, 是看它们与主体层次之间是否存在音变关系以及语音条件。如果两个层次存在音变关系, 它们中的一个可能是内源性的, 也有可能是外源性的, 因为外借的读音也有可能恰巧与主体层次的读音形成一种偶然的音变关系。但是两个层次之间如果不仅存在音变关系, 还存在音变条件, 那就一定是内源层次。在 16 世纪朝鲜汉字音中, i 的出现十分受限, 只出现在入声韵、阳声韵或 i 元音前, 不能独立充当韵母。这些音韵结构中的 i 因为有元音或辅音韵尾不易发生音变, 而“齿音声母 + i ”音节中的 i 则比较容易变化。类似情况汉语中也有。胡安顺(2002)指出, 在辅音韵尾存在的条件下, 汉语入声韵和阳声韵的韵腹相对稳定或变化规则性较强; 而韵尾一旦脱落, 其韵腹在整个韵母中便会失去稳定性。阴声韵由于没有辅音韵尾, 其韵腹在演变过程中不够稳定。

上述假设可以从文献和现实语言中找到旁证。《鸡林类事》是北宋派往高丽的使臣孙穆所作的有关高丽风土、朝制、语言的著作, 文末用汉字记录了三百多个古代朝鲜语词语的发音。孙穆在《鸡林类事》中写到, “丝曰丝”“死曰死”, 这证明当时朝鲜汉字音中“丝、死”的读音与孙穆口中的读音类似。另一方面, 《鸡林类事》中有止摄精组、日母字与谚文“·”对应的情况, 如表 8 所示。表中谚文形式参考 박창원(2000)。

表 8 《鸡林类事》止摄精组、日母字与谚文“·”对应的情况

例字	记录	谚文	国际音标
儿	盗曰婆儿	바스	pa.zʌ
儿	弟曰丫儿	아스	a.zʌ
此	劝客饮尽食曰打马此	다므츄	ta.mʌ.tshʌ
慈	妹曰丫慈	아스	a.zʌ
子	叔伯母皆曰丫子弥	아즈미	a.tsʌ.mi
子	姨妯亦皆曰丫子弥	아즈미	a.tsʌ.mi

孙穆用早期支思韵的字来对应中世朝鲜语 ts 、 tsh 、 z 等齿音声母后的“·”, 暗示 12 世

纪初朝鲜语的“·”在齿音声母后的音值，不是中世朝鲜语的 Λ ，而是类似于 i 。现代朝鲜语也保留了类似的痕迹。例如，스승 $si\ siŋ$ （老师）这个词可能来自汉字词“师承”（伊藤智ゆき 2007）。朝鲜语对僧人的尊称为스님 $si\ nim$ 。스승和스님의首音节 si 可能即“师”字早期读音的遗留。至于何时 i 变为 Λ ，권인한（1997）注意到，在高丽后期《旧译仁王经》的口诀中，表示尊敬的语尾助词시 si 对应的汉字从“赐”变成了“示”，说明当时“赐”已不适合用来标注语尾助词的发音，推测“赐”读 $s\Lambda$ 可能发生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据此，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精、庄组的主流读音可能在高丽后期已经从 i 变为 Λ 。

2. 日母

止摄开口日母在朝鲜汉字音中反映为 i ，唯独“儿” $z\Lambda$ 例外。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儿”在源语言中比其他止摄开口日母字更早变成舌尖元音；二是止摄开口日母字都舌尖元音化之后，朝鲜汉字音从汉语中单独借入了“儿”新的读音。“儿”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读音为 ɛ 。李思敬（1994）运用历史比较法探讨了“儿”音变的过程，证明辽金时代“儿”系字的音值是 $\text{ɳ}(\text{z}\Lambda)$ ，通过考察韵脚、对音、儿词尾，断定“儿”的读音变成 ɛ 产生于明代初期。《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儿”的注音为 Λl ，可见朝鲜汉字音的 $z\Lambda$ 不是借自当时的汉语音。

根据表8中《鸡林类事》的材料，止摄精组字“此慈子”和日母字“儿”都用来对应中世朝鲜语齿音声母后的“·”，可见北宋孙穆时“儿”和精组字“此慈子”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儿”从中古到现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nzi > zji > z\ddot{i} > z\dot{i} > z\underset{\cdot}{i} > \text{ɾ} > \text{ɔr} > \text{ɛ}$ （河野六郎 1979）。源语言中的“儿”可能处在 $z\dot{i}$ 阶段，在朝鲜汉字音中最初对应为 zi ，之后同精、庄组齿音声母后的 i 一道经历了 $i > i\text{ɔ} > \text{ɔ} > \Lambda$ 的变化。

（三）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 i 、 ii 的对应过程

下面讨论 i 和 ii 的来源。伊藤智ゆき（2007）认为，源语言输入形式在朝鲜汉字音中对应为 ii 、 i 是根据声调区分的。 ii 倾向于出现在平声字， i 倾向于出现在上声和去声字。表9引自伊藤智ゆき（2007:150）。

表9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对应形式与声调的关系

韵	平声	上声	去声
支韵	$ts\Lambda$ （贄髭雌疵骹） $s\Lambda$ （斯撕鶉） $s\Lambda/sii$ （厮） sii （筮簪）	$tsh\Lambda$ （此） $ts\Lambda$ （紫芑） $s\Lambda$ （徙玺）	$ts\Lambda$ （刺莉） $ts\Lambda/tsi/tshi$ （漬） $s\Lambda$ （赐）
脂韵	$ts\Lambda$ （姿咨咨咨咨） $ts\Lambda/tsh\Lambda$ （姿） $s\Lambda$ （私师狮狮）	$ts\Lambda$ （姊） $s\Lambda$ （死） si （兕）	$ts\Lambda$ （恣自） $tsh\Lambda$ （次） $s\Lambda$ （四泗驷肆）
之韵	$ts\Lambda$ （孳孳孳孳孳孳孳孳） $s\Lambda$ （丝蓀鸞思司祠词辞） $tshii$ （缙缙缙） sii （缙偲）	$ts\Lambda$ （子仔） $s\Lambda$ （似似士仕史使俟） 祀耜） si （藁柿） sii （蒺）	$ts\Lambda$ （字特截） $s\Lambda$ （伺笥饲嗣事錡） $tsh\Lambda/tshi$ （厠） $s\Lambda/si$ （寺） si （使）

伊藤智ゆき（2007）认为，表9中只有之韵上声“蒺”是例外，“蒺”读 sii 是由于“缙偲”的类推^①。其从声调的角度来解释 ii 、 i 的分化，认为上声和去声字的介音部分听不太清，

^① 和“缙偲”同声符的还有一个字：“媿 si ”。“媿”是平声字，《集韵》新慈切，“媿”作为词素出现在朝鲜语시집（婆家）、시부모（公婆）、시동생（小叔子）等口语词中（이득춘 1993）。시집 $si.tsip$ 在16世纪文献中写作시집 $sii.tsip$ ，在18世纪文献中逐渐写作시집 $si.tsip$ ，可见“媿”经历了 $sii > si$ 的变化。

所以更倾向对应为 *i*。平声字介音听得比较清楚，所以更倾向对应为 *ii*。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关于中古音的四声有一个著名的口诀：“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梵汉对音一般用平声字对译梵文的长元音，显示平声在音时方面比较长。梵汉对音中常用上声字对译梵文的短元音字，上声可能比较短。去声的调型不易判断，长安音的去声大约是降调，但从玄奘的梵汉对音看，洛阳音的去声可能是个平调（施向东 1983）。不同声调音长不同，很可能会影响对应的结果。而且“使”在《新增类合》中有两个注音：上声 *sA*、去声 *si*，这也暗示声调会影响对应的结果。

需指出的是，从声母看，朝鲜汉字音中 *ii* 可出现在 *s*、*tsh* 后，如“颞嘶 *sii*”“辘缙 *tshii*”，但无 *tsii*。可见 *ii* 的出现也与声母类型有关。在源语言中，当精、庄组声母后接元音 *i* 时，会发生舌尖化 i_1 、 i_2 ，增生滑音。这种增生滑音的情况可能更容易出现在擦音、送气塞擦音，不太容易出现在不送气塞擦音。表 9 中，*ii* 多出现在擦音 *s* 之后，其次是送气塞擦音 *tsh* 之后。另外，从韵类看（可参见表 1），止摄开口精、庄组的 *ii* 只出现在支、之韵，脂韵未见。支、脂、之韵在中古前期合流的方向是合并为脂韵 **i*。相较于支、之韵，韵腹原本为 **i* 的脂韵不易对应为 *ii*。

总之，朝鲜汉字音止摄齿音声母后 *ii* 和 *i* 的分布与声韵调类型都有关。这既可能是对应过程中出现的分化，也可能是源语言本身因声韵调差异而字音略有不同。根据词汇扩散理论，字音的变化速度有快有慢，源语言中可能有一部分处在演变前阶段，一部分处在演变后阶段，也可能一部分处在演变过程中，即“词汇扩散论”所言“共时变异”阶段（王士元 1982）。

伊藤智ゆき（2007）主张没有必要区分 *ii* 和 *i* 层次的差异，认为 *ii* 和 *i* 是过渡期两种形式同时存在于语言体系内。本文同意这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考虑到 *i* 为更早时期对音的可能性。不少材料显示，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精、庄组的 *i* 可能是更早时期对应形式的遗留，反映的层次比中古音早。在反映朝鲜半岛三国时代语言的《三国史记》中，可以发现以下记录：“斯罗或称斯卢，或言新罗”“悉直郡一云史直”“思内一作诗恼”。“斯”与“新”、“悉”与“史”、“思”与“诗”异文交替，证明当时“斯史思”的主元音为 *i*（이돈주 1981；권인한 1997；김무림 2012）。朝鲜语的一些借词也保留了更早时期的读音。《救急简易方》记载“梔子”的读音为 지지 *tsi tsi*。在《训蒙字会》中，“茄”的训读是 가지 *ka tsi*，借自汉语“茄子”。가지 *ka tsi* 的说法在朝鲜语中使用已久，可能在高丽时期以前借入朝鲜语（이돈주 1981:19）。“寺”在朝鲜语中有两个读音，一般读 *sA*，个别情况读 *si*，如在“司仆寺、宦寺”等词中。*si* 可能是早期朝鲜汉字音的遗留，*sA* 是新的层次（김무림 2012）。限于材料，目前无法一一确定止摄开口精、庄组字的 *i* 是否来自于上古音，但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比较稳妥的说法是，*i* 反映了中古支脂之微合流的层次，个别字的 *i* 或是更早时期对音的遗留。

四 结 语

本文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考察了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反映形式，并尝试构拟了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的对应过程，现总结如下：

1) 支思韵发端于中唐，首先是精组后出现了 i_1 ，之后 i_2 开始在庄组出现。朝鲜汉字音止摄的 Λ 出现在精、庄组，日母仅“儿”一字，音韵形式大概介于慧琳音切和《蒙古字韵》音系之间。考虑到朝鲜汉字音止摄庄、章组井然对立，知组为塞音，止摄与蟹摄不混，朝鲜汉

字音止摄开口的反映形式对应于中唐至五代之间的语音特点,反映的是中古晚期第一期的汉语音系。

2) 在朝鲜汉字音的源语言中,精、庄组大部分字已经演变为 *i, 只有少部分字处在 *i 阶段, 而日母字中只有“儿”率先步入 *i 阶段。这反映出源语言中音变所涉及的字是逐步扩散的, 体现了语言演变的词汇扩散过程。

3) 源语言止摄开口的 *i 在朝鲜汉字音中最初对应为 i。之后, 可能因高元音后显裂化经历了 i > iə > ə > ʌ 的音变。这一音变完成的时间估计在 12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的高丽晚期。

4) 在源语言中, 受声母的影响, i 在精组后增生了滑音^l, 在庄组后由于卷舌声母的影响增生了滑音^ʎ。在借入时, i 一般对应为 i, 部分字的 i 由于滑音^ʎ的影响对应为 ii。i 与 ii 的分化与声韵调类型皆有关。从声母看, ii 多见于擦音、送气塞擦音声母后, 罕见于不送气塞擦音声母后。从韵母看, ii 多见于支、之韵, 罕见于脂韵。当声调为平声时, 音时较长, 倾向对应为 ii; 当声调是上声、去声时, 音时较短, 倾向对应为 i。

5) 固有名词标记、吏读、乡歌、口诀、汉语借词证明, 止摄开口精、庄组在早期朝鲜汉字音中有读 i 的现象。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精、庄组个别字的 i 可能是早期借音的遗留, 反映的是中古支脂之微合流之前的读音。

6) 朝鲜汉字音止摄开口分外源层次和内源层次。止摄开口精、庄组个别字的 i 可能是来自汉语的早期外源层次, 即中古以前层次的遗留。精、庄组的 ii 和大部分字的 i 是来自汉语的晚期外源层次, 即中古支脂之微合流后的层次。精、庄组及日母的 ʌ 是朝鲜汉字音的内源层次。ʌ 并非直接借自汉语, 而是朝鲜汉字音内部音变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蔡瑛纯. 2002. 《李朝朝汉对音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储泰松. 2005.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 [3] 高本汉. 2014. 《中国音韵学研究》,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4] 胡安顺. 2002. 《汉语辅音韵尾对韵腹的稳定作用》, 《方言》第 1 期.
- [5] 胡明扬. 1963. 《〈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 《中国语文》第 3 期.
- [6] 黄淬伯. 2010. 《唐代关中方音音系》, 北京: 中华书局.
- [7] 黄笑山. 1995. 《中古三等韵 i 介音的前移和保留》, 《郑州大学学报》第 1 期.
- [8] 金基石. 2003. 《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 牡丹江: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 [9] 金有景. 1998. 《汉语史上 i 音的产生年代》,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 3 期.
- [10] 李思敬. 1994. 《汉语“儿”[ɔ̃]音史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1] 李无未、李红. 2010. 《南宋〈九经直音〉支思韵形成问题》, 载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中国语言学报》(第十四期)第 239-248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2] 李新魁. 1991. 《中古音》,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3] 刘广和. 1991.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 《河北大学学报》第 3 期.
- [14] 陆志韦. 1946. 《释中原音韵》, 《燕京学报》第 31 期.
- [15] 罗常培.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单刊甲种之十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16] 麦耘. 1991. 《〈中原音韵〉的舌尖后音声母补证》, 载《〈中原音韵〉新论》编辑组编《〈中原音韵〉新

- 论》第 145-155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 麦 耘. 2009.《音韵学概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18] 麦 耘. 2012a.《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兼论早期韵图的性质》，载《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第 105-127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 麦 耘. 2012b.《汉语语音史上的 i 韵母》，载《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第 128-154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 潘悟云. 2006.《音变规则是区分内源性层次的主要标准》，载何大安、张洪年、潘悟云等编《山高水长：丁邦新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下册）第 933-944 页，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 [21] 潘悟云、张洪明. 2013.《汉语中古音》，《语言研究》第 2 期。
- [22] 申祐先. 2017.《韩国汉字音历史层次探析》，台北：元华文创。
- [23] 施向东. 1983.《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第 1 期。
- [24] 王弘治. 2012.《早期支思韵的音值及其演进》，《中国语言学报》第 2 期。
- [25] 王 力. 1982a.《朱翱反切考》，载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第 212-256 页，北京：中华书局。
- [26] 王 力. 1982b.《朱熹反切考》，载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第 257-338 页，北京：中华书局。
- [27] 王 力. 1985.《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8] 王 力. 2004.《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 [29] 王士元. 1982.《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涂又光译，曹华民校，《语言研究》第 2 期。
- [30] 宣德五. 1985.《中古朝鲜语元音·[a]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第 4 期。
- [31] 张渭毅. 2002.《中古音分期综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二辑）第 27-37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32] 郑仁甲. 1998.《朝鲜语汉字词音系考》，载《语言研究》增刊《音韵学研究专辑》第 475-486 页。
- [33] 周祖谟. 1966.《宋代汴洛语音考》，载周祖谟著《问学集》第 581-655 页，北京：中华书局。
- [34] 朱晓农. 2004.《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中国语文》第 5 期。
- [35] 高田时雄. 1988.《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
- [36] 河野六郎. 1979.《朝鲜汉字音の研究》，载《河野六郎著作集》（第二卷）第 295-512 页，东京：平凡社。
- [37] 伊藤智ゆき. 2007.《朝鲜汉字音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 [38] 有坂秀世. 1936.《汉字的朝鲜音について》，《方言》第 6 卷。
- [39] 沼本克明. 1986.《日本汉字音的历史》，东京：东京堂。
- [40] 김무림. 2012.《중세국어 특이 한자음의 시대성 논의—고대국어 차자표기와의 비교를 통하여》，《한국어학》54 집.（金武林. 2012.《中世国语特异汉字音时代性论议——通过与古代国语借字标记比较》，《韩国语学》第 54 辑。）
- [41] 이득춘. 1993.《차자표기연구와 중국음운학》，《한국문화》14 집.（李得春. 1993.《借字标记研究与中国音韵学》，《韩国文化》第 14 辑。）
- [42] 이돈주. 1981.《지섭 한자음과 /·/음의 반영》，《한글》173-174 집.（李敦柱. 1981.《止摄汉字音和/·/音的反映》，《韩文》第 173-174 辑。）
- [43] 이기문. 1998.《국어사개설》，서울: 답출판사.（李基文. 1998.《国语史概说》，汉城：塔出版社。）
- [44] 박병채. 1971.《고대국어의 연구》，서울: 고려대학교출판부.（朴炳采. 1971.《古代国语研究》，汉城：

高丽大学出版社.)

- [45] 박창원. 2000. 《계림유사 고려방언의 모음체계 (1)》, 《구결연구》 6 집. (朴昌远. 2000. 《鸡林类事高丽方言의 모音体系 (1)》, 《口诀研究》第 6 辑.)
- [46] 권인한. 1997. 《한자음의 변화》, 《국어사연구》 283-344, 서울: 태학사. (权仁翰. 1997. 《汉字音의 변화》, 《国语史研究》第 283-344 页, 汉城: 太学社.)
- [47] 신아사. 2009. 《『훈몽자회』·『신증유합』·『천자문』에 반영된 지섭자 층위 연구》, 《중국어문학논집》 58 집. (申雅莎. 2009. 《〈训蒙字会〉〈新增类合〉〈千字文〉所反映的止摄字层次研究》, 《中国语文学论集》第 58 辑.)
- [48] 소열녕. 2014. 《한국어 근대한음계 차용어 연구》, 성균관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萧悦宁. 2014. 《韩国语近代汉音系借用语研究》, 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49] 엄익상. 2015. 《한국한자음 중국식으로 다시 보기》, 서울: 한국문화사. (严翼相. 2015. 《韩国汉字音——中国音韵学视角再探》, 首尔: 韩国文化社.)
- [50] Ladefoged, Peter & Ian Maddieson.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 [51] Pulleyblank, Edwin George.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52] Qian, Youyong. 2018. *A Study of Sino-Korean Phonology: Its Origin, Adaptation and Layers*. London: Routledge.

The Layers and Adaptation of the *Zhi* Rhyme Group (*Kaikou*) in Sino-Korean

QIAN Youyo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ʌ/, /i/, and /ii/ readings for the *kaikou* 开口 characters of the *zhi* 止 rhyme group in the 16th century Sino-Korean, arguing that it mainly reflects the first stage of Late Middle Chinese, though the /i/ reading for some characters with the *jing* 精 or *zhuang* 庄 initials may be the trace left over from an earlier perio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internal layer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external on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 and the /ʌ/ reading for the *kaikou* characters of the *zhi* rhyme group in Sino-Korean is a result of internal sound change, instead of a direct reflection of Chinese.

[Keywords] Sino-Korean Old Chinese Middle Chinese *zhi* 止 rhyme group layer

(通信地址: 10073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本文责编 胡鸿雁】